

賞雨茅屋外集

序

西江之文至宋而極盛廬陵歐氏臨川王氏之文與詩
南豐曾氏之文分寧黃氏之詩竝陵轢八代各有千古
饒州汪氏晚出而駢儷之文巍然爲陸宣公李義山後
一大宗盛矣哉

國朝作者蔚起鉛山蔣清容太史志節凜凜不後古人
五七言詩擺脫凡近自然入格離奇變幻無所不有而
填詞度曲皆稱絕手太史鄉人以能詩稱者踵相接其
赫然在高位者方伯德化陳公都轉南城曾公余皆得
讀其詩蓋嘗論之沈鬱頓挫獨宗浣花方伯之詩也清

淡華妙兼綜衆美都轉之詩也余不識方伯而從都轉
游最久因竝得讀都轉之文都轉之文亦有二種掣鯨
魚於碧海思力無兩如揚州曾襄愍廟碑邗溝王廟碑
諸篇是也戲翡翠於蘭苕觸手生姿如跋徐嵩桃花夫
人廟碑匏館記諸篇是也余嘗與簡齋袁先生談藝論
西江詩人以楊誠齋爲第一余不敢附和而竝稱彥章
駢體爲唐以來健者都轉淡於選學所作擅六朝唐初
之勝蓋將軼鄉先生之能事卓然名家余所識西江詩
人甚夥而於四六之文則首推都轉以爲其體正而詣
淡知知言者之不河漢斯言也全椒吳鼎謹序

質雨茅屋外集目錄

賦

鬪百草賦

楓人賦

銅鼓山賦

續銅鼓山賦

序

曹文敏公詩集序

樂元淑青芝山館詩集序

國朝駢體正宗序

朋舊遺詩合鈔序

彭甘亭小謨觴館集序

百宮保平海還 朝圖序

顧劍峰寸心樓詩集序

江石生白圭堂詩鈔序

胡香海詩集序

重陽前一日送吳退菴王野樵還南城序

鄭炳也先生吞松閣遺集序

上巳長壽寺後池修禊序

韋廬遣愁集序

吳蘭雪香蘇山館詩集序

陳受笙鏡社詩鈔序

記

王惕甫楞伽山房圖記

匏館記

淮安郡署鐵鑊記

宮保鐵公夫人吟餘習射圖記

招鶴亭記

粵嶽祠記

書

答劉松嵐觀察書

啟

謝黃香石餉羅浮黃精卓錫泉啟

碑銘

儀徵張孝女廟碑

重修曾襄愍公祠碑文

重修邗溝王廟碑

光孝寺新建虞仲翔祠碑

文謝二公祠碑

羅浮山葛鮑二君祠碑銘

羅浮山葛鮑二君祠碑銘

傷逝銘

書徐聞齋桃花夫人廟碑後

謝文節公祠碑銘

墓誌銘

吳母許太宜人墓誌銘

誥封奉直大夫例晉朝議大夫國子監生黃君

墓誌銘

例贈文林郎太學生依巖吳君墓表

雜文

弔宋玉文

書柳州乞巧圖後

賞雨茅屋外集

盱江 曾燠 賓谷

鬪百草賦

百花洲上花已稀吳王宮中春未歸抱春心兮繾綣鬪
春色兮芬菲拾翠尋香蜂喧蝶忙羅衣煙氣溼玉手露
華涼花花不相對葉葉宥相當爭妍宿簪未嘗讓嬉戲
此時寧暫忘草兮祇宜新人兮不宜故見蕭艾之忽榮
恐芳蘭之易惡鴝鳩莫先鳴令人白髮生春風長在上
林苑他日草如今日青

楓人賦

晉宋玉假命巫陽以招屈原之魂曰湛湛江水兮上有
楓楚故多楓而其俗尙巫後世之巫乃以楓爲靈楓矣
楓何以靈謂其象人人貴其象不貴其眞眞者常昧象
者斯神其生也齊女銜癘巴姬戴癭初懸小瓢漸成大
菌乍得雨而抽條夏驚雷而迸筍寒山斜徑黑夜深秋
風霆驟至精魅皆愁獨挺身于危險而竊氣于陰幽對
墻間之翁仲伴草際之髑髏其狀也痾僂拳曲支離疏
屬鵠面鳩形麤頭鼠目遠而望之則具體之樵僂迫而
察之蓋無知之郭禿何偶施之雕繪遂能司夫禍福有

人焉呼以將軍題爲居士舛蠻有靈侏儒是使仙人則
桂父爲羣神人則桐郎之比置諸門戶之上儼懸艾以
辟邪列于土偶之間將樹桃而縛鬼豈無女貞之木君
子之株瑤林瓊樹翠竹碧梧烈烈如松下風固元禮之
丰節濯濯如春月柳亦孝伯之形模羌並等於社櫟又
安得而擬諸元貞子聞而歎曰管吾母氏夢楓生腹以
有吾兮不材之木相萬物皆芻狗兮復何沈而何升吾
其以太虛爲室兮以明月而爲燈

銅鼓山賦

貴州觀風題

余過桂江有銅鼓灘焉人曰此伏波將軍沈鼓之淵余
辛羅甸有銅鼓山焉人曰此諸葛武侯得鼓之原思夫
金刀告瑞銅馬稱帝感嶽降神聽輦思帥爰得文淵實
爲名世遨遊隗囂征討側貳聚米則成山鑄銅而索驥
蓋勳高於廿八人而運當四七之際及乎火德之燼也
河鼓發爲枉矢山鼓哭於醴陵銅爵見於漳水銅人遷
於渭城五銖之錢不復三足之鼎未成非有奇才孰扶
英主龍起襄陽馬躍漢渚章武得相斯紹光武諸葛大
名迺同伊呂振羽毛於雲霄殆非新息所得而伍今之

貴筑古之牂牁西通六詔北障三巴塞天皆石無地不
坡捫參歷井聯岷擁峨岵峴錯崔蹇嶢峴路懸鳥外
人在繭窩或升木而從猿乍出洞而旋螺遠蠕蠕其若
蟻高裊裊其若蛇蓋槃瓠廩君之所道而竹王夜郎之
所家中有峯焉傳爲勝迹武侯征蠻軍行所歷旌帷暫
駐銅鼓斯得公蓋將六出祁山而先之七擒孟獲載夷
器以凱還助鐃歌而聲威愈赫想其金鉞前導曲蓋高
張羽葆分部虎賁列行張目成天羅植髮成千將颺牙
旗而半空霞排鐵甲而四野霜於是收濟火渡瀘江踐
銀坑入佛光漾瀛川而北涉髡州之境循慶甸而西窮

驟國之鄉然而嶺險摧輪崖危束馬關是鬼門甕疑人
鮮草熏腸斷泉咽音啞羣酋方免窟婆娑鳥言嗛嗛忽
鼓角鳴於地中而將軍竟從天下無劍閣之連弩無魚
復之入陣芻無木牛之輸粟無流馬之運則已夔吼熊
咆霆擊雷震燎毛若鑪洪壓卵如嶽峻蠻人殆鼓不能
聲而蜀中之鼓可以裒闔舉矣然公之登茲山也不築
武軍不勒燕然信示乎因壘德述乎舞干公之得其鼓
也奏功逢逢振旅闐闐踴躍其鏜傾動以謹比之都曇
答臘鞞牢毛員歸獻後主備侏儸之樂焉魯公對策隆
中已稱南撫夷越信攻心之妙計爲傳世之鴻烈迄今

廟貌如新鼓聲不絕金釵成韵蘆笙應節蓋蠻人報賽
以時而與錦官城外定軍山前同遺愛於未歇也

續銅鼓山賦

或曰是山也所聞異辭攷諸志乘參以記錄請爲吾子
道之若夫城尖旆愁關黑林惡蜀道天陰漢時月落風
滿戰場雨深絕壑過諸葛之營前忽鼓聲之大作匄隱
砰磕鞞鞞噲呾雷動天轉山譙地傾恍當年之潰虜訝
此日之陰兵出鬼王之甲冑藏甲巖俗名鬼王洞漢王
志貌寢陋軍中呼爲鬼頭
從武侯南征顯關索之英靈關索嶺在
永寧州蓋白納烏蒙無
不適然驚也每雨輒然如潮之汛聲出於何高在千仞
傳爲武侯南征埋銅鼓以爲鎮事歷一千餘年而威有
餘震憶雍闓之伏焱危孟獲之待斃儼挂弓以銘勦若

標柱之示信是山殆可以定軍而石亦堪列陣焉星飛
五丈之原煙滅三分之鼎拜遺像而大樹久枯尋故壘
而劫灰亦冷惟金石其能壽與功名而並永乃有八番
都老九姓蠻姑逞峽猿之趨趨聞田蛤而睢盱剔沈沙
之折戟施繡壤之利鋤一鼓偶得千牛可沾光騰翡翠
色染珊瑚菲菲花草躍躍蟾蜍抽釵以擊黠蠟而模於
是賽夷鬼會會徒置酒插竿連袂吹蘆或仇讐之劫殺
亦號召於須臾蓋出土者九十三鼓而山洞虛矣雞冠
之寨豸塘之廟融縣西郭之灘宣化北山之嶠散落流
傳久而彌耀好古之家遂滋考校或載於桂海虞衡或

紀於谿蠻叢笑嶺表錄異言其詳湧幢小品題其要而
茲山之僻遠得吾子之憑弔所宜兩說並存庶免羈疏
之謂然學者不惟其器惟其人吾子雖工古文而未能
古人是倣也余曰唯唯

太平一統生幸當

今遠至邇安納費獻琛故庸技可以濫竽而不虞負山
之弗任銅鼓雖武侯所鑄然多殺伐之音余聞岐陽祠
墓中有石琴厥器尤妙其理甚深不識何以操縵君儻
知諸葛之琴心

曹文敏公詩集序

管孔罔旣歿宣聖論諡其言曰敏而好學是以謂文文之爲道重矣敏之稱名難矣故大司農齊原曹公冠冕儒林黼黻盛世

先皇所重倚

今上所夙知而公令終於家卜葬有日特邀

詔旨渙加軫悼懋典光錫諡曰文敏夫文以成化敏則有功經國大猷於是乎在博游才藝抑又其餘非夫學古有獲曷由臻此公之經術

睿鑒維眞褒過華袞榮厓史乘所謂得孔子而名益彰

者也公子儷笙簫事以公詩集屬序予受而讀之得舉
大端以標盛軌詣有獨絕鮮幾及焉夫相才文士每非
一途官職詩名固難兼美或大夫之歌不類或失志之
賦易工寫牢愁者盡菌桂之辭供進御者惟臺閣之體
公則承明著作位高於嚴徐文苑英華才邁於燕許此
其不可及者一也詩以詠歌功德鼓吹休明乃李白之
在翰林未逢明主元稹之呼才子亦匪昌時宴游之什
居多雅頌之陳頗乏公則律和於虞陞夔奏允諧音矢
於卷阿鳳鳴載叶此其不可及者二也至若誦詩三百
不達於政作賦萬言無益於治春華秋實必以該全爲

善盧前王後何辭輕薄之嫌公則精白乃心靖共爾位
平反庶獄而網用寬會計度支而庫稱武技匪專夫篆
刻言早戒其虛車此其不可及者三也且夫聖門論詩
在君父遠邇之旨風人流詠皆臣子忠愛之情而溫嶠
以絕裾見譏梁公以望雲致慨有君羹而莫遺置萊彩
而不娛信寄當歸心非寸草公則母老陳情

恩隆予告尙方之賜相望於道

玉音之問屢降於門歌魯侯燕喜之章和東哲蘭陔之作
此其不可及者四也淵明責子李嶠無兒每慮納楹之
書不成跨竈之興公則斲輪能喻得筆堪誇朝陞登庸

前後同拜門生列坐上下交輝八務之教已彰一經之傳彌盛此其不可及者五也況夫鐘鼎勲高則林泉迹遠池魚籠鳥夜鶴曉猿恆有羈宦之篇不免思歸之賦公則青門一別黃海十年松石契其幽思煙月資其藻繪如白傅之居洛社比晉公之在午橋此其不可及者六也夫以公獨絕之詣如此其詩則神理清真寄託淡厚迥出恆蹊兼工衆體煥以年家子熟從公游又以嘗隸戶曹稔其言論丰采皎如清秋藹若和春下問常虛臨機最捷文敏之謚公無愧焉性情所流篇翰斯著信立言之不朽惜大雅之云亾謹爲之序

樂元淑青芝山館詩集序

晉楊莊誦文稱彼邑人李實進賢記其同里茲風邈絕
余嘗愧焉若夫許劭申月旦之評宋玉譽陽春之曲江
東無我卿當獨秀雖各私其鄉亦天下之公論也余編
輯江西詩徵列名二千餘家綴論五十四首於晉高彭
澤之風於唐妙新吳之唱宋則廬陵樹幟而王黃張其
軍元則道園震鈞而揭范赴其節迨乎

國朝蔣楊繼作風流未沫神理共契然其人往矣每歎
嗣響爲難斯道奚屬不圖同世乃有樂生君載臨川之
筆觀廣陵之濤寓子題襟館中常淹歲晷傾囊舊作已

到古人授簡新篇輒驚儕輩或蕪城弔古或蜀岡懷人
或悲芍藥之餘春或愛芙蓉之初日神采煥發煙墨橫
飛草石開鮮江山壯氣余嘗參預其際不廢苦吟及誦
君詩欲焚筆硯何也詩之能動人者非其辭也乃其意
也劉勰之言曰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詞人賦頌爲文
而造情世或體情之製疏逐文之筆盛英華彌縟真宰
弗存鍾嶸之言曰庸音雜體各爲家法又曰師鮑昭者
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者劣得黃鳥度青枝蓋矩
矱在先民而神明在我也繩檢盡廢則牛馬而襟裾揣
摩太熟則衣冠而優孟作者之病出此入彼今覽斯集

庶幾免焉淵明以下諸公爲詩徵傑出者良亦在是然
君之所長匪惟有詩諸體文章靡不奇麗而年幾強仕
一第尙艱余忝鄉人徒爲此序而已

國朝駢體正宗序

夫咸英旣遙詩聲俱鄭籥斯屢變草書非古文之衰也
運會爲之哉然而進取之儒不隨積俗特立之品必追
前修大壑有宗迴狂瀾於旣倒朝華方謝啟夕秀於未
振作者復起存乎其人有如駢體之文以六朝爲極則
乃一變於唐再壞於宋元明二代則等之自鄧吾無譏
焉原其流弊蓋可殫述夫駢體者齊梁人之學秦漢而
變焉者也後世與古文分而爲二固已誤矣歲歷綿曖
條流遂紛嘗讀陸機之賦曰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
不和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抑聞劉勰之論曰

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
緲附俗者也是故執柯伐柯梓匠必循其則以繡緣繡
珠鉤豈失其度乃有飛靡弄巧瘠義肥辭援旃孟爲石
交笑曹劉爲古拙於是宋玉陽春亂以巴人之和矣相
如典冊雜以方朔之諧矣若乃苦事蟲鐫徒工獺祭莽
大夫遐搜奇字邢子才思讀誤書其實樹旆於晉郊雖
衆而無律也買櫝於楚客雖麗而非珍也瑣碎失統則
體類於疥駝沈臆不飛詎祥比於鳴鳳亦有活剝經文
生吞成語李記室之欄襦橫遭同館之割孫興公之錦
段付諸負販之裁擲米成丹轉自矜其狡獪鍊金躍冶

使人歎其神奇古意蕩然新聲彌甚且也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變以三五厥有定程奚取於冗長乎爾乃吃文爲患累句不恆譬如屢舞而無綴兆之位長嘯而無抗墜之節亦可謂不善變矣夫畫者謹髮不可以易貌射者儀豪不可以失牆刻鵠類鶩猶相近也畫虎類狗則相遠也庾徐影徂而心在任沈文勝而質存其體約而不蕪其風流而不雜蓋有詩人之則寧曰女工之蠹乃染髭鬚而輕前輩易刀圭以誤後生其駢體之罪人乎

國朝雲漢爲章壁奎應象人稱片玉家有聯珠唯駢體

別於古文相沿既久或以篆刻太工爲揚雄之小技喻
言雖妙類莊子之外篇顓門之業不多具體之賢遂少
豈知古文喪真反遜駢體駢體脫俗卽是古文迹似兩
岐道當一貫近者宗工疊出風氣大開賦不惟枯樹一
篇碑豈僅韓陵片石康衢旣闢不迴墨子之車正鵠斯
懸以待由基之矢僕步學邯鄲目新壁壘知女子非無
正色願將軍捐其故藝聊附選文之義敢云識曲之真
觀者幸恕其愚而諒其隘也

朋舊遺詩合鈔序

嗚呼子敬不作孰調牀上之琴景陽有靈猶惜囊中之錦求茂陵之遺橐古得幾人定敬禮之小文後需知者僕之選朋舊遺詩豈得已哉夫大化之運歲月易馳志士之羞草木同腐孔惺因之銘鼎羊祜所以沈碑至若功名但策詩勲文章每憎命達吁可悲已況乎詩人之窮振古彌甚阮籍問途至於慟哭而返陶潛乞食欲以冥報相貽誰言千首堪輕列侯實則萬言不直杯水又如子安綺歲嶺海之魂不歸長吉芳齡玉樓之召蚤赴豈以雕肝琢腎精魄易於銷亡狀物寫情造化忌其神

巧然而人旣往矣詩則傳矣雖復三辰之咎潦倒生平
亦謂千秋之名寂寞身後乃至故紙漫漶遺墨飄零瓊
瑰盡化於泣餘彩筆不傳於夢裏蔡中郎之殘字有女
僅存謝安石之碎金無人能拾若僕所鈔二十八家要
足使人深痛者已嗚呼追河朔之曩游半登鬼錄撫平
原之拱木空歎人生幸也嘗觀儲說得與同時偶藏論
衡居然獨秘方以嵇生之故興悲於酒壚豈宜子雲之
書使覆諸醬瓿每從竹素還接蘭言煥若神明疑見顏
色憐花紅而玉白誰唱秋風攀柳條與梅枝憶題人日
傳之世間同好慰彼地下修文

彭甘亭小謨觴館集序

太室之山嵩邱之下有謨觴焉蓋上帝之冊府羣真之
秘閣吾不逢仙客不覩異書俯仰世間嘗以爲憾及與
君交觀其所作頓驚癡俗始歎靈奇譬如窺朱鳥之窗
中爛然甲帳駕綵虹於霄半麗矣瓊樓洞庭張樂何有
爭笛之音瑤池命宴故非煙火之食足使江東袁淑賦
藏鸚鵡關中庾信詩遜鳴蟬

百宮保平海還 朝圖序

平海還

朝圖者粵人爲百公菊谿先生作也慨自漢分九郡唐置五管蠻獠多叛討伐相仍趙佗劉龔固夜郎之雄王機盧循則荏蒲之盜論者咸謂風俗殊遠教化不行然而楊扶之捕洞賊人爲歌曰楊聖儀政多奇賈琮之定屯兵人爲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又若瀧口府君之廟海濱新息之祠宋廣平遺愛之碑韓昌黎講學之院當時之感格也奚其易太後之謳思也奚其浹則知粵非難治難其治粵之人耳今宮保百公之未督兩廣也

炎洲千里烽火彌望海天三面樓櫓蔽空鸞掉尾而揚
帆蜃吹氣而成霧龍戶爲之裹足駱將爲之束手及公
之來草木知名風雲變色令如斧鉞謀驚鬼神困豺虎
于指示之間卻熊羆于談笑之頃降錦帆之劇賊封銅
馬之渠帥其有負固不服冥頑不靈如摧枯株如搏畜
兔遂乃東封錢澳西奠珠厓天澄鏡而日月光客浮槎
而斗牛近黃花白飯千家魚唱之聲翠羽明珠五色島
夷之市夫粵人患盜蓋十餘年公來期月遂獲安堵粵
人曰公嘗巡撫廣東卽多惠政遷官之日人各負一囊
米塞其轅門不知公之從廨後射圃出也年來父老竊

歎欲辦賊者除是公來果得黃霸之重臨蓋迎郭伋而
恐後曾以復見青天四字標幟而還諸境公展濟川之
才竟酬如歲之望其爲愛戴詎罄敷揚然公奉
命召爲大司寇此乃

朝廷倚畀之隆天下生民之福粵人不敢私也不能僭
也惟標幟曰平海還

朝相率而送之云嗟乎粵人送公煥所親見維時前旌
搖曳夾道喧譁香霧氤氲壺漿絡繹戴白垂髫之輩攀
轅臥轍之心民依依而執公裾公絮絮而慰民語于行
別淚欲漲珠江之波二月春愁盡折梅關之柳覺今之

作圖者圖有盡而意無窮也嗟乎元聖斧斨東國有鴻
飛之戀召公疆理南人誦虎拜之詩是誠可傳敢爲作
序

顧劍峯寸心樓詩集序

夫解牛有難易解牛者自審之斲輪有甘苦斲輪者自喻之少陵云得失寸心知不其然哉然彥和有言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士衡有言余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心譬諸流水高山聽琴聲而契合潑厲淺揭聆磬韻而谷嗟僕雖不敏請得論劍峯之詩矣夫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劍峯氣傲於李故出塵之意多性篤于杜故用世之智廣坦懷似白故事博而旨宣柔腸似溫故韵流而藻豔包山之下松江之上有小樓焉當夫春雲出岫秋月澄波言鳥朝懽吟蟲夜怨初牢落而無偶

乍感通而有象倏精驚於八極迺思接於千載兀若枯木湛若淩淵萬塗競萌五藏皆吐或鬱陶於發端或踟躕於終曲或中篇之妙轉或一字之難安雕龍無以喻其工抽繭無以擬其細李賀所以嘔心孟郊所以鉢心矣然而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音實難知知實難逢論甘者忌辛好丹者非素南轅則笑夫北轍東向則昧于西牆況夫戛戛獨造矯矯不羣匠有司契俗無元解此劍峯以寸心名其集乎嗟乎劍峯年將五十客同王粲常是依人交有昌黎不聞薦士吾爲劍峯惜也然而劍峯寸心自足千古也

江石生白圭堂詩鈔序

僕初至廣州若逃虛谷嶺頭迴雁與天俱遠江南舊雨如雪之稀孤琴自張春醪獨撫招隱則空憐芳草懷人則但寄梅花船中諷詠不遇袁宏市上推敲誰爲賈島迺有負書一囊躡屩千里邠原汎海特詣孫崧袁滋越鄉來依元結展車前之卷見彼文心揆囊裏之篇知其詩品則婺源江石生也石生性幽似月心妙於雲對客無言則老僧之入定揮豪有作則元女之發機嘗以乃祖醴陵辭該衆體後有學者未或幾焉薛君采固虎賁之形王弼州亦虞邱之貌于是取唐賢三十家各擬一

首上自貞觀下迄開成殊軌通方同工異曲虎頭金粟
妙傳阿堵之神周昉屏風曲盡嬋娟之態若夫宋國湖
山吳都花月蕪城弔古潯陽送客類有飛蓬之感不無
彈鋏之歌迨與僕登越臺過漢苑考擊銅鼓摩抄鐵塔
靡不播之淒響緯以妍辭杜依嚴武草堂始是名區竇
和微之蘭陵遂傳絕唱然而石生之才甚贍石生之辭
極謹蓋緬追衛武取汾南容集題白圭肖其人也今請
序於余若以余一言爲重者余惟伯牙從成連于海上
因有水仙之操道明追慧能於嶺南乃爲佛汾之宗其
實伯牙道明不以成連慧能重也彼固自足重耳

胡香海詩集序

咎者會稽內史手寫方回之帖香山居士心折沙哥之詩然而郗不如王楊不如白所從來矣至若子諒之才不爲越石作序孝綽之筆不爲徐悱定文將無此事貴在友朋而戚屬不與乎香海余之妹壻也日者以詩請序謂余曰卿何所疑難此事固無例也常人賤同思古向聲背實唐詩莫如李杜而當世無人序之惟昌黎之序東野有如元晏之序左思匪特高情實乃妙鑑所謂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也抑又聞之杜牧之爲裴延翰之舅嘗謂延翰老爲樊上翁要有數百首

文章爾爲我序是則戚屬作序古已有之今援其例可
乎僕不獲辭敢以數語塞責君與僕學兼師友誼篤昏
嫺同心之言如樂之契而君超超脫俗咄咄逼人志隱
味深驚采絕豔往者揚州月夜京口江春梅花鄧尉之
山桃葉秦淮之渡靡不飛觴命酒刻燭分題衆賓皆金
鼓之聲賤子亦風雲之氣君則觀從壁上若恠戰然徐
出偏師遂獲全勝千尋鐵鎖實弔古之英詞一片孤城
乃從軍之絕唱其後溝水東西浮雲南北君在閩越僕
居荆楚枉承惠問靡日不思間附新篇與年俱進今則
千里命駕相從嶺外越臺漢宮蠻花犵鳥倡酬之樂不

減前歡僕玩其詩譬猶奇花初胎明月方曙石泉幽咽
海市譎駭嘗歎不悟鄉里乃有此才南城無我卿當獨
秀也夫才人恃才往往爲世訾病楊子幼之懟狷杜周
甫之峭激曹子建之排抑劉季緒之詆訶雖有妙文褊
心是刺君詩則唐詩人是晉人談笑妙于莊施風流擬
於王謝或爲鸛鵒之舞或爲捉搦之歌客有調言君無
忤色然其爲羅源令廉謹恬退多善政爲時所稱茲不
具論序其詩而已

重陽前一日送吳退菴王野樵還南城序

嗟乎不逢秋日未覺春韶不送鄉人詎驚遠宦吳王二
生僕里中故舊也一別九年相見千里管皆壯歲今竝
老翁竹西之游江上之宴每爲追述如昨日事而吳生
之弟王生之師是日白菴已登鬼錄又二生之小友曰
梅燕者年未三十亦化爲異物矣往往在歡會之時豈計
零落之速如此哉方當與二生并羅浮以爲肴酌南溟
以爲酒邀明月於淡夜坐繁花於好春極意盡情相慰
莫齒二生忽動鄉思告僕將歸僕旣賦恨又兼賦別愴
然懷抱何可言耶於時潮落島孤雲散江碧階露寒而

鳴蟲急木葉下而棲鳥驚暫停短櫂信把袂之何時極
望長天悵收帆之何處咎魏文與吳質書旣痛徐陳應
劉一時俱逝而與鍾繇九日送菊書則願其輔體延年
僕於今日同此情也僕歲歲不歸年年送客秋風已起
尙負蘊鱸少日相知誓同游釣勉作登高之餞具陳感
別之辭附以一詩僅成四句

我自有三徑菊花今幾叢鄉人若歸雁一一起秋風、

鄭炳也先生吞松閣遺集序

北荒明月西極閬風東溟鼇戴之山南徼風棲之石九
府以黃金分牐千城以白玉爲京清都太史坐嘯于清
都碧落侍郎翱翔于碧落其中有才子焉咎者錢鏗述
作列在眞靈顏回鑽仰崇其位業亦有蓬萊別院待白
傅之歸來羅浮洞天約李紳之再至放翁爲蓮花博士
曼卿是芙蓉主人況乎玉樓新造必徵長吉之文宮扇
遙開明寫少陵之句是知星宮月府得翰墨而彌光煙
岫霞城無文章而亦俗予茲讀吞松閣集而益信之矣
秀水鄭炳也先生少秉慧業長擅仙才得少贛之家傳

紹康成之績學加以性同明水體如凝岳孝弟培其本
根仁義陶其材器故其爲文也周情孔思潘江陸海不
矜浮豔不落小家嘗以翰林直史館纂敘鴻業鼓吹休
明勒成一代之書兼有三長之譽又嘗衡文視學時人
比之玉尺多士奉爲金科風氣轉移化工俄頃簪有席
毗嘲劉逖云君文若朝菌耳豈比吾千丈松常有風霜
噫千丈之松其先生之謂歟一日忘言息躬靜寐成夢
龍驅電策鸞翥煙塗微風引其輕裾皓月送其清影乍
翠屏之四合有石扇兮中開喬松萬樹拂銀漢以橫斜
高閣三層瞰青冥而浩蕩中間題牘曰吞松閣先生則

神王乎一邱冥悟于前世風聲謖謖宏景之所愛聞露
實離離偃佺之所常服新宮銘就便當季孟元卿異夢
告符不屑誇稱丁固矣先生雖玉署之客而銀魚早焚
指青雲以爲期度白雪以方潔無名鎮樸渾忘顯貴之
身有味居貧雅稱高寒之境殆從赤松子遊乎獨其遺
文足爲世範虞翻之夢吞易象者三爻韓愈之夢吞丹
篆者一卷以吞松閣題其集蓋先生之志云予未逮見
先生而交其子師靖辱請作序用陳梗概

上已長壽寺後池修禊序

己者社也恰符三日之期

是日己丑

禊者潔也況在四禪之

地廣州西郭有古蘭若寺後有池是通珠江八功之水

無邊一滴之源斯在僧渡杯而碧天遠客結社而白蓮

開半帆高展風動欲飛

池北有屋名半帆

壘嶂孤浮潮迴仍定

池中有小浮山於時海色初晴春光漸老木絲落處鷓鴣亂翻

刺桐開時么鳳羣集岡名歌舞有趙陀之遺轍

歌舞岡傳爲南

越上已登高處

池躍陬隅聞郝隆之蠻語迺會賓履攸禪關芳

尊野蔽列坐於帆下宛然駕樓船凌渤澥而對三神山

焉花樹相錯影搖鏡中風雨忽來身浮天上客有善鼓

琴者爲操水仙一曲余不覺爲之移情因歎予知津多
矣觀濤亦久矣每當大泊齋淪氛霧滃沱八風不時五
方易位靈運猶爲變色宗元所以招魂苦海滄茫何爲
彼岸慈航安穩乃有半帆今日三月三請問佛法大意

韋廬遣愁集序

王武子讀孫楚悼亡詩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夫
文生於情人所同也情生於文必妙手始能之何也文
拙則情晦文卑則情俗文淺則情亦患淺文浮則情亦
患浮言情而弗工往往文負其情已余讀韋廬先生遣
愁集抑何愁心之甚乎夫其結眉珠網瀝思瑤階淚逐
東流心挂西月天是寄愁之宇地是買愁之村何物燒
愁而得然何物煮愁而能熟於是張衡以四愁成詠曹
鄴以三愁著篇子建爲釋愁之文繁欽有弭愁之賦如
扣朗月如操枯桐獨鶴高唳於清宵孤雁哀鳴於大澤

使人惻然以動悄然以悲心若涵煙鬢將添雪也其斯
爲情文相生者歟嗚呼蒼梧之野本是愁城水旣名離
峯還號獨飄風靈雨娥英萬古之魂香草美人屈宋千
秋之怨所以平子詩曰我所思兮在桂林側身南望淚
霑襟韋廬之感逝傷春蓋有甚焉者矣然而韋廬全集
緣情之作已多妙處直逼蘇州固不僅此數什適以此
示乃爲敘之

吳蘭雪香蘇山館詩集序

谷靈均唱騷多拾香草仲宣釋忿獨取皋蘇香蘇山館之詩作者其有憂患乎迺余涉而歷之涵涵然惻惻然音又何其和境又何其曠也聆而察之泚泚然嫋嫋然音又何其和也雨苦之夜華月自出霜濃之晨奇花大開在泉則成珠著壁則成繪鼓煦呵春而香生九竅濤怒霆蹴而氣行萬里風雲變態妙契同塵山水有靈亦驚知己其自得之趣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其入人之情如寤狂醉如蠲宿疴足以瑩徹心府發揮高致有謝公之富豔無孟氏之酸寒嗟乎蘭雪詩豈類窮者乎況夫省父之年已

名傑閣將母之日常枉高軒汝陽帝子臨極浦以張燈
秘書外監解金龜而換酒研京練都洛下于焉紙貴微
雲疏雨省中爲之閣筆宜其空萬馬之野而修五鳳之
樓矣何以盧仝下第屢慙織錦之工長卿入貲徒負題
橋之志廣文座上歲歲無甌貧女窗前年年壓綫或貰
酒於武負或貸粟於監河嗟乎蘭雪可不謂之窮乎乃
其窮如此其詩如彼是知楚逢歲晏蘭性不隕其芳魏
棄夜光玉質詎忘其寶猶憶僕管官淮海曾集英彥霞
初星晚花底尊前諸公方慘淡經營吾子惟謔浪笑傲
一篇忽就四座咸驚獨援曬珠餘皆鱗爪蓋當其得志

倏與神會信由天假不盡人工契將往而必融防未來
而先制嗟乎蘭雪窮而益工乃爾乎庶幾帶索彈琴希
榮叟之風決履高歌擬原生之樂也是爲序

陳受笙鏡社詩鈔序

上有日星下有風雅詩之爲道尙已然而當途貴游每
多詬病鄉里學究橫屬詆嫠何哉或吳語輕華謂不工
制舉之書或燕歌忼慨謂無當賡颺之體也抑有牢愁
才子落魄少年跌宕於花月之場陶寫於管弦之會而
聞歌香草者便目靈均以善姪見賦閒情者輒指淵明
之有玷其或高立崖岸遠絕流俗有平子泰山之思發
敬通渭水之歎負禰衡傲物之累興阮籍途窮之悲於
是子立無依高歌寡和嗟乎此雖賞音之難抑亦全才
之少也乃若海寧孝廉陳受笙者潁川萃冑越國高門

韋元成之子孫經傳舊德陸士衡之祖父世誦清芬其
於紫誥文章蓋青箱本業耳而且目窮五際心匯八流
樂旨潘筆擅彼兼長斯篆邈隸出於一手金石與弦歌
互振煙雲挾豪素俱飛假使待詔金馬之門修書石渠
之閣豈僅賦五色日而詠萬年枝乎至其爲人也志潔
而行芳神澹而情篤不因人而熱不與歲俱寒抱明月
以澄懷扇春風而接物間有所作又豈若王楊之輩輕
薄爲文溫李之儔穠豔成曲而已而乃年年瑇瑁處處
揶揄負米不足以養親編蒲不足以教子於是遠離家
弄常客諸侯彈鋏齊都吹簫吳市作太原之書記出關

右以從軍風蕭蕭而易水寒柳依依而陽關遠雪山埋
其馬足冰河陷其車箱長風萬里邊客思歸零雨三年
室人永歎云何遣悶仇池華嶽之游曷用寫憂勅勒普
黎之曲弔百王之故壘撲面風沙剔千古之殘碑沾衣
草露嗟乎受笙奚爲至此然而其遇屢困其詩益工吾
嘗取而讀之奇研昏練飲真茹強內無乏思外無遺物
橫掃諸軍不見其敵抗懷往哲乃與爲徒且夫學古人
之詩非但學其詩也子輿氏有言誦其詩知其人是尙
友也今學詩者不曰李杜則曰韓蘇而其曠邁之懷貞
素之節忠愛之意徘徊之誠未知皆符合否或性習相

遠或言行相違是徒具虎賁之形倣邯鄲之步已吾觀
受笙之人與詩庶幾近於四公夫四公則旣不朽矣受
笙勉旃勿謂世無知己也

軍機章京題名錄序

軍機處自初設以迄于今近百年矣章京有奉

特簡者有選舉者有考試者而題名闕如人不可考吳伯新光祿始網羅舊聞稽其名姓及其入直之年歲滿漢共得若干人錄而刊之以詔來者隨時增入焉其職也唐之中書宋之樞密事兼二府居近

三霄采彰錄白之詞光捧帖黃之奏星臨萬戶聽金鑰而不眠日射千門宣

玉音而已下或長楊獻賦擬揚子之雄文或異域飛書歎枚生之速藻或

時巡在道能補三篋之書或奉

使乘輅專問四方之俗勤勞備至

恩禮偏優宮壺沍燭每霑

賜于宵分細葛香羅頻被榮于晷日至若內登台鼎外
總師千勲在旂常文藏金匱則各視其人之所造矣覽
是錄也得以一一考其事蹟而觀感奮興彌勵靖共之
節亦光祿之意也夫

王暢夫楞伽山房圖記

楞伽山人非山人也當其日下稱名

殿前作賦口嘗吐鳳心是雕龍卿相有湧泉之驚天子
有凌雲之歎一篇傳而紙貴一書出而金縣乃至子建
章成疑由賓客捉刀太原奏至知有書生在幕固將入
承明著作之庭當潤色

鴻業之任者也若夫入關棄繻過橋題柱攬轡澄清之
志聞雞起舞之心見善若芝蘭疾惡如塗炭皎然白玉
之映塵沙負乎青松之拔灌木又豈迂儒曲學農歌轅
議而已何以孟六上書宋五下第十年九陌一官五湖

繫學舍之馬聽華亭之鶴門絕迹而似水屋打頭以如
舟客嘲太元俗眼多白貧窮易感頭顱可知乃欲枕流
漱石希隱者之高風問舍求田踐英雄之末路嗚呼亦
足悲矣夫麟可呼麀鼠恆名璞魯郊所以出涕周客所
以胡盧況乎山人傲似杜陵狂於阮籍方輪難轉直鉤
不釣非獨文憎命達詩使人窮然山人之遇如此山人
之性猶如彼不因燥溼而移輕重不以磨涅而致緇磷
任皇琴之傾聽甘白雪之寡和是則氣岸疏凝情塗狷
隔自謂羲皇以上宜置邱壑之中從此息影巖阿行吟
澤畔長逝不顧孤興獨歸于計誠得抑又何怨楞伽山

者峯高罩日湖遠逢天塢閉丹霞泉飛白雨沙鳥共風
帆相亂村花與雲氣俱芳寺鐘動而水煙寒漁榔鳴而
林照晚支遯之所棲處致能之所歸休山人夙有墓廬
將增堂構臨波安檻倚石架樓與鷗鷺爲羣賴茶筍爲
活著書以消歲月嘯傲而凌滄洲而且婦能寫韻子可
傳經筆牀硯匣之閒縈迴嵐翠紙閣蘆簾之下蕩漾星
河此卽神仙遑問人世僕厭身圭組微尙邱樊昨游鄧
尉之山緬想鴟夷之迹對梅花而有約指湖水而立盟
他日移家因君擇里望衡對宇汎舟褰裳花歆幽樹看
我來過月滿柴門勞君相送山人之號彼此同之矣

匏館記

門人吳縣何錦字豈匏性幽如月氣逸於雲土苴浮榮
醯雞小智恥爲時俗之學思獲古人之心聞道則悟通
水鏡作文則誠貫金石寓鴻橋下養鶴澗邊有宅一區
命爲匏館近市不嫌其隘面城且樂其閒或以君奚取
於匏過而問之而匏之言曰萬物之生從質三代之禮
戒奢世有綺俎彫盤鐘鳴鼎食而器盈招損貨悖爲災
君子憖之後人笑之夫匏象應星河酌升郊社吾飲則
安於顏子挂則同於許由此其一也鯖有五侯味珍三
變雞跖猩脣之饌蘭蘇桂髓之香曾不恥其素餐猶云

無可下筯吾願雅歌烹匏風詠斲壺夕食如柳高公居
然清列賓筵若鄭餘慶便抵相臣此其一也今夫古樂
厥用弦匏後世以木代之八音之闕久矣故聲習於鄭
衛而聽倦於咸韶九星七星之名巢笙和笙之製曷嘗
竹應未合風融吾欲正其音先定其器其惟曲沃之產
乎此又其一也至若涉水無津望洋而歎孟門之險客
子驚魂灩澦之波舟人咋舌需卦所以垂入窞之象過
爻所以戒滅頂之占也有匏在焉其實五石吾慮以爲
大尊中流千金人寧比之堅匏庶幾濟有淺涉利乃攸
行與世浮沈以無用爲用而已此又其一也匏之言如

此於是問者憮然爲問曝然而笑知澹泊可以明志貧
賤可以忘憂大雅所以正聲幽人所以履坦館以匏名
於君實宜因子嘗與居游遂請攬筆爲記

淮安郡署鐵鏐記

余至淮陰郡守邀觀鐵鏐鏐不紀代亦未勒銘水經闕焉郡乘無攷今治事堂後荒園數弓中寘斯器入土踰尺銚繡斑駁如古鼎鐘有水數斛莫知誰何所注天雨不增歲暵不減增減之分惟與洪澤遙應彼漲一丈此則一尺落亦如之歷驗無爽嗚呼異哉晉澤水爲災淮流最虐夏后八年橐橈三至桐柏而風雷阻天老之兵木石嘯桓胡之旅遁甲未圖其崇庠豎亥莫量其東西迨夫囚得犁耒授之童律百靈効命九象窮力而後獲無支祁是知長淮之淺深也茲瀆難測伊古已然旣會

泗沂復通潮汐二山敷湧三洲渟著氣勢彌大靈怪滋
多是故周鼎盡淪龍齧秦皇之系漢劍方出蛇當赤帝
之塗翟侯驚夢於上天濯子之淵必復康絢見尤於神
物浮山之堰不成此豈煩學者操壺而智者酌蠡哉然
而天之高也靜察於璣度地之廣也動驗於銅儀曠曠
朝暉立土圭而晷正溶溶夕景畫蘆灰而暈闕春秋八
風候於五雨之羽晝夜百刻報以四分之箭亦有陽燧
陰燧能求水火陰石陽石可變雨晴田曹參軍轉輪扇
以應宮始平太守持玉尺以定律蓋聖人前民而利用
巧工審曲而面勢往往有之矣況夫坎險當占水懦難

狎江源發於巴蜀李冰有石犀之盟海濤怒於赭龕錢
王有鐵幢之鎮茲郡濱海設險臨淮啟疆黃河北來洪
澤東注地比歷陽之危民懼空桑之化帖丙丁而禁雨
圖子午而候潮宜有異人造茲奇器矣且夫古傳銀甕
時滿而時竭澤出神鼎能重而能輕風井殊其出入則
時改夏冬石廩分其開閉則歲異豐歉況夫雲蒸而礎
潤者通之以氣也山傾而鐘應者感之以聲也洪澤距
茲百里而近鐵鑊之內有若陽冰不冶鐵鑊之下得無
陰火潛然矣乎抑又聞之霍山之鑊中無水也而祭時
自盈營岡之鑊上有泉也而終歲不溢汶水之鑊或徵

爲漢瑞武當之鑊無涸於魏年則鐵鑊固多神異寧獨
此已匪息壤之難犯而挹注有禁疑浮磬之自出而考
擊無勞所願神同九牧之金以禦魑魅堅似千尋之鎖
長奠龜山故爲記之

宮保鐵公夫人吟餘習射圖記

咎者孤卿耦射奏采蘋以爲節士女戒旦勉弋鳧而將
翔則知男子之事亦資內助之賢已然而弱手強弓急
風緩箭衣冠有不盡志閨閣詎能上功若晉女論道以
穿札齊妃應弦而墮烏間有傳聞未嘗概見

國家虹電之祥發於

天女弧矢之利制自

軒皇故羽翼多奇材而箕裘守世業公晝日成象觀風
進詩爲虎觀之名儒本鳳樓之鉅手乃者

先帝鳴鑾紫塞

閱射丹墀公五善如儀三發皆中爰拜雀翎之

賜式彰狸步之容維時蒙古名王期門衛士咸驚謂書
生有此古所稱賢者其人而不知公夫人同擅斯藝也
夫列女有傳故事堪稽非乏徽音足爲雅訓然青綾步
障不能張孀子之軍錦繖元戎詎足織迴文之字夫人
學過伏女匪僅一經才似班昭可修八表文旣傳其賦
茗技又精於帖梅每筆陳之甫投卽射堂之肆啟奴婢
使學賞罰必行此豈碩媛所能蓋兼君子之德然公與
夫人同習於此又有道焉日者公編進

熙朝雅頌集仰邀

御製序文以騎射爲本圖以謳吟爲餘事於詩取公侯
腹心之義思疏附奔走之才皇矣

聖謨昭然

家法公治兼揆舊官合禮兵入則進卿雲之歌出則秉
蕭霜之令固宜淡觀睽畫嫺熟井儀而夫人重膺翟芾
之榮亦講龍膺之飾是蓋忠於體

國勤以示民實有同心寧徒游藝是故雅頌餘集中蔡
季玉之風雅高景芳之詠言方斯蒞如已公今者江山
坐嘯桴鼓不驚猶復捐俸以給水師俾有投醪之飫施
衣以勵旗旅咸如挾纊之溫請覽茲圖得其用意

招鶴亭記

熊紅故封夏汭今治壙山而城塹江而池黃鵠一磯儼然鵠峙頂接鵠尾足踏黿背雲垂成采風怒欲飛據鵠之首爲黃鶴樓樓東百步又有亭焉則當臬司署後前官所建也歲大荒落余來承乏簿書稍暇輒復登覽悠悠白雲滔滔逝水千里可盡萬感忽來誦升天之行歌別鵠之曲遂題招鶴以名斯亭其北則二別三瀝鹿門蛟渚楚王游獵之澤神女弄珠之皋雍梁車馬風煙聯屬吳蜀帆檣雁鷺參差其東則武昌樊山紫氣時發黃州赤嶼丹霞晨起九派奔流五湖遙合沃蕩南紀灌注

吳天其西則巫山雲行巴江雪湧穴出大風峽縣明月
其南則幕阜馬鞍翠接天岳萼湖荆港白連洞庭前則
鳳皇之山鸚鵡之洲古木浮青芳草延碧陰晴萬變朝
暮殊景怪章詭質畢獻於亭弱魄爲之震駭滯留爲之
爽豁信可以俯輕塵璫仰召仙靈者也矧復楚顛吳蹶
六朝一軌賢智顛愚同歸於盡庶幾設清酒張素琴以
待駕鶴之賓逍遙物外而先攬筆爲記蓋以要之

粵嶽祠記

西那之天鬱察之山有羅浮之嶽焉則太上道君之瑤
闕也南海之濱朱明之洞有羅浮之嶽焉則抱樸子之
丹臺也若夫蓬萊一島萬古南飛若木千尋半夜東燭
門當甲子野分丙丁高插斗極之間俯瞰天池之上麻
姑開鏡真人卓錫架彩虹而作梁聚紫霞而成綺離合
煙雨若遠若近呼吸水露爲酥爲醪沖虛觀外丹氣貫
於青霄阿耨池邊水簾接于銀漢則有紫石之英黃精
之藥壽藤符竹靈禽神龜梅花萬樹乃是美人之魂蝴蝶
五采宛然仙子之服此其靈勝具載圖經抑有歌詠

善爲模寫然未尊之爲嶽也香山黃生培芳曰此粵望也合名粵嶽于是卽羅浮君祠顏粵嶽焉夫天下名山五嶽而外多名嶽者秦幸會稽爰有稽嶽之號漢禮天柱遂假南嶽之稱豫州太岳幾與嵩崇雍州吳嶽乃同華峻他如江左幕阜江右匡廬平樂以龍嶽峙峯蒲圻以魚嶽列障矧茲羅浮作鎮南越尊厥稱號名實允符固宜丹荔黃蕉四時修祀出雲降雨百蠻蒙福黃生以余守土之責請援筆爲記刊于石而附諸地志云

答劉松嵐觀察書

煥再拜一昨伏奉教書敬審北行有期重爲此別眷焉
末契贈之以言君眞仁者哉稱太邱之道廣惜孤竹之
量隘以僕崖岸過峻言論過驚慮其荆棘叢生干鏃傷
缺鐘鼓振迷藥石起痼開題信紙背汗面頰僕雖沉交
稀聞忠告辱茲至愛書紳敢忘然而來教諄諄徒以拒
客之故則僕猶有說請布委曲惟君亮察焉夫古稱好
客者人有殊塗道非一揆也若夫珠履齊會銅盤定盟
焚券市中縣書門上出函關之公子送易水之荊卿鑄
相印以尊蘇秦竊兵符而椎晉鄙此則朝爲合縱莫爲

連橫方

今同文一統無所用之若乃樓護合鯖灌夫使酒敬容
殘客平津惡賓翟廷尉之舊宅可張雀羅衛將軍之簪
游太從驃騎此則勢移盛衰迹多翻覆方

今綱紀維肅門戶不分市道之交亦豈宜有至如西園
淶池南樓明月東山絲竹北海尊壘待車公而設筵迎
仲宣而倒屣蘭亭則右軍之字歷下則子美之詩僕雖
不才蓋嘗樂此每當楚山送碧喜見故人籬鞠綻黃輒
思高隱聞隣舫之高詠求識袁宏領上牀之淡談大奇
彭萊曷曾矜已傲物謝客而勿通哉然孟嘗信陵之風

有未逮也魏其武安之爲有不屑也是故求田問舍非
所願聞倒篋傾筐不無異視以此招尤遽閔夫復奚辭
然僕居此官已逾一紀脂膏不潤孔奮苞苴不汙裴寬
故鄉無負郭之田官署有縣磬之室賀監沽飲恆至典
裘馮諼無魚能不彈鋏所望知我者之諒我耳獨念簪
者南陽孔氏西蜀王孫石季倫之開園王元寶之掃徑
並皆瓊廚金穴豔舞清歌亦有文人共爲豪友登貨殖
之傳負游俠之名此則揚州巨商簪日所行而今亾矣
萬金之家屢落千戶之富罕聞莫不工執牙籌巧鑽李
核從事趨謁便嫌獵酒微生比隣誰許乞醯所謂徒杠

不具與梁不成而責濟人以乘輿宜其維日不足也雖
絺膏之妙轉而不能運方穿雖鶴首之善浮而不能行
平陸事勢相阻僕如之何君爲寓公亦嘗洞鑒但虞衆
怨漫歸一人故爲僕警醒耳允當佩若韋弦忝其圭角
相馬勿拘牝牡安弦必合宮商相馬未容拘牝牡安弦
定造合宮商君贈句也
惟素稟之顓愚恐有孤於期望書此奉報悚息悚息

謝黃香石餉羅浮黃精卓錫泉啟

煥啟承惠羅浮卓錫泉四斛黃精四封竊以佛門甘露
迹同虎跑仙人餘糧珍似麟蹄晉安如醴之水飲但神
僧少室似蜜之芝得惟道士僕隨俗醉飽望道飢渴雖
復蓬萊在望未登徐市之船歌舞遙傳莫覩麻姑之鏡
既非鮑靚常依丹竈敢比魯公得授刀圭足下憫其衰
疾導之服餌倣相公之水遞費詩伯之長鑱餉陸羽以
中冷詎同臨岸分嵇康以真髓幸不凝石飲瓊漿而百
感切服松脂而四體輕徑欲移家傍酈縣之甘谷將偕
采藥飯天台之胡麻謹啟

儀徵張孝女廟碑

夫側陋之賢其迹易晦純至之行爲天所哀是故荆棺
號峽一女之氏族無聞梅根作冶廿里之江流終在儀
徵張孝女巧姑者里閭所不表邑乘所不書以今年戊
午仲春工浚揚子之津土出曹娥之石古文不滅軼事
如新問諸高年證其實行蓋天實爲之焉孝女姓標於
星宿名乞於天孫無向日之護花有病風之椿樹雁行
遠散烏口獨傷歲在甲子年甫十四隣人不戒於火孝
女驚社鳥之鳴有池魚之害人或呼之使出彼不忍於
獨生方欲竊負而逃竟以蹈仁而死火熄隣人啟焦土

視之父尸猶壓女背也嗟乎劉殷叩殯猶幸反風余丙
投身亦逢暴雨乃白髮紅顏之同盡何女丁婦壬之不
仁撥朽骨於灰中誰其葬者附親魂於地下還似生時
嗟乎大道之衰名教偶存於閨秀天性之薄眞誠不喪
於童年彼親在遠游獨非人子此孝思維則兼代阿兄
唐李白詩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信矣龐娥親之
烈行叔先雄之苦心屬在寒微幾於湮沒事隔五十餘
載始上於有司而立廟焉漆室之女來過從此見女貞
之木縣上之田未有且當禁寒食之煙爰勒豐碑庶彰

潛德

重修曾襄愍公祠碑文

揚州三元巷舊有公祠歲久傾圯公之裔孫某請予議
修余爲上之巡鹽使者捐公資集事落成之日公裔乞
余爲文以記之余感公之事而不能無言也夫國家之
安危常繫於一二人之好惡事功之成敗每爭于一二
言之主奴無他權勢使然也權在必爭則黨同伐異之
見出勢有相角則挾私廢公之事多端起于大臣而禍
流于庶職事壞於一代而論待於千秋幾括甚微關捩
非細可勝慨哉然以余遐稽往史歷考前賢立功者惟
恃乎得君得君則南仲伐獫狁亦賴乎有相有相則充

國討先零道濟嬰宋武之疑始不用於索虜岳侯犯秦
檜之忌乃急召於朱仙未有主上銳意以任之輔臣竭
力以贊之而變故猝發戮辱驟加者也公之請復河套
也入議甫上而有壯猷之褒入圖繼陳而有廓清之論
撫臣會奏不果則切責之本兵覆議少遲則訥讓之而
首輔夏言方且相倚爲功力主其說廟謨英武不減漢
明之取匈奴政府協同何異馮唐之舉魏尚將使拂雲
祠畔築受降之城敕勒川邊置屯田之尉公且望玉門
而生入渡交河而洗兵復祖宗百年之土疆息秦晉三
邊之烽火不其偉與何以君言在耳朝令夕更朝局如

基前反後覆司馬但知畫諾諫官無故罹刑舉朝皆驚
中旨莫測異矣哉人知嚴嵩他日之顯攻而不知世宗
此時之先入也且夫開邊生事在晉有之博望初歸李
廣利興戎於宛馬烏孫新輯馮子明矯制於莎車害豈
切膚功眞黷武乃若河套之患外連西海內搆大同環
衛旣頻有殺傷延安復屢遭蹂躪豈可置邊氓于皮膜
養外寇於門庭今取公前後奏疏而觀之修築邊牆則
周宣之城朔方也預儲芻餉則費誓之時糗糧也選練
士卒乃仲淹之閬州兵兼備舟車乃王濬之營樓艦而
竟徒揮神筆自壞長城得臣旣誅晉文不憂於仄席廉

頗已死秦襄何憚於窺兵迨延寧之犯方張宣府之攻
夏急而世宗云報復至此嚴嵩謂起釁有由豈知壁忌
鼠鼠不忘壁卽使不議恢復能晏然乎況乎言縱莫行
罪不至死何以三字之獄不待再聽而刑鳴呼嚴嵩此
時徒以夏言故耳疾夏言則必傾襄愍傾襄愍則必阻
河套阻河套而俺答入俺答入而明社危誰實爲之而
以軍國之謀猷聽諸執政之好惡哉噫詩刺青蠅書嗟
黃髮有自來矣

重修邗溝王廟碑

夫事有取濟一時利則貽諸萬世是故始皇北伐闢漕
運於琅邪煬帝南游達清淮於汴土鄭國鑿涇以疲秦
而關中成沃野知伯灌城而遏晉使汾瀆有通津豈第
櫟陽千頃民興禾黍之謠無棣三渠人發魚鹽之詠揚
州古邗溝廟者以春秋時吳王城邗溝紀其績而祀之
也爾時江淮不通蠻夏爲阻禹力之所未盡周官之所
未修王殫厥衆庸順茲地防舉雨如雲決川爲雨西北
滂於渦口東北匯於射陽下分九派之流上接三州之
勢初則濟師轉餉爭長諸侯繼乃由漢歷明爲大都會

漑下田而成賦上表四海而稱揚一衣冠之所來往貨
貝之所流通人之沒世不忘固其所哉然目論者或以
王當始大之時承獨霸之業楚子懼而遷薦郢越王辱
而棲會稽伍員之謀可庸孫武之法猶在王但春祭三
江秋祭五湖且食於紐山畫游於胥毋通上國之盟好
儼宗周之懿親豈慮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乎夫何縱囚
石室受女蘇臺增地句甬輸粟炭瀆而且忘綠林之雀
嗜高樹之蟬寤蒸鑿而不驚賜屬鏤而不惜方欲窮兵
齊闕壓壘晉郊於是邗溝之役興焉是溝也不若劉項
之盟中分爲界徒效魯齊之戰三刻而踰駕餘皇以如

風揮羽燭其若火迨至艾陵再捷黃池未歸而越人維
甲須慮已出三江之口矣始負玉門之弟九終應金匱
之弟八覆宗翟水葬骨卑猶得毋疑今之廟饗者非王
之神乎不知有功則祀載于祭法事以慮始爲難澤以
埕久爲大故渠號賈侯埕名召伯隄稱白傅溝有張綱
王城邗溝明德遠矣夫圯族滔天猶有黃熊之廟阻風
斷渡尙立烏江之祠而況於王豈不宜祀顧自康熙中
修廟以來百有餘歲榱題旣古金碧無色行道同廐居
民未安乃以嘉慶六年重庀梓材式崇堂宇松柏映門
鼓鐘鳴雷予忝茲土之官敢辭樹碑之責銘曰

峻高者隕茂葉者摧雉昞于綱鹿游于臺梧生園囿草
蔓庭階獨遺廟貌峙在江淮維此闡溝功先商魯縈如
衣帶瀉厥斥鹵貢篚方舟飛芻天府邦人餘慕與溝終
古簪之噩夢水越宮堂今之遺迹波繞殿牆三呼或應
千祀孔長銀濤白馬朝夕朝王烏喙雖雄不聞血食王
猶未死靈爽來式泰伯之宮延陵之宅同茲不朽銘壽

貞石

光孝寺新建虞仲翔祠碑

上古聖人既綏四裔爰定五宅窮窕之阻幽壘之鄉蓋以放窮奇渾敦者而後世以處屈原賈誼焉異矣哉何荃蕙之化茅而章甫之薦屨乎然屈賈之事多望古而憑弔屈賈之人或進前而不御當局則迷覆轍相尋焉庠仲翔復離此咎吾嘗稽厥身世覈其心迹校之二子尤可悲焉當夫孫氏草創江表動搖朝報魏師夕驚蜀警得人則霸失人則亾士不北投卽將西去固不同漢文之世四海嚮風已仲謀以梟雄之姿席父兄之業屈身忍辱任才尙計操興生子之歎不以有人爲憂方將

師事子布兄事公瑾聘求名士收拾人心又豈楚懷庸
昏專任蘭靳者哉仲翔故伯符之心交明府之家寶也
平山越下豫章爲我蕭何言猶在耳及仲謀統事折孫
嵩之異志卻曹魏之寵招策糜芳之詐降呵于禁之失
節以視三閭大夫僅工辭令洛陽年少欲擅紛更其才
其遇又非一致何謗毀之易入而忠直之不容也至其
徙交州也禦千里之蝮蛇望九關之虎豹命輕形悴髮
白齒落然且注經行世講學授徒未聞卜居之辭亦無
愾誓之怨而于谿蠻宜討遼海無功憂在國家同于疇
曩使仲謀而仁者當膺宣室之召以免汨羅之沈乃仲

翔雖不葬魚終焉賦鵬不其悲乎夫仲翔何罪罪在直
諫耳以聞先聖立木之政哲輔從繩之言人臣事君有
犯無隱然而折檻伏蒲祇爲僅事菹醢屬鏤有同成迹
何也庸主多闇英主多猜闇則厭惡之根猜則讒間之
漸也仲謀之爲英主其孟德之亞乎往時欲殺仲翔嘗
引孟德殺文舉爲泐鷹鷂之性異地同符是故孟德之
害士也非獨文舉季珪正平之類竝就刑誅仲謀之害
士也亦非獨仲翔張溫顧譚之徒皆罹重譴要其獲咎
必由戇直士生三國所謂遭時不祥哀哉雖然仲翔一
時無知己而千載之知己多矣一時無弔客而千載之

弔客多矣維此訶林傳爲虞苑民思其人猶愛其樹固
宜鑿井得泉建潮郡昌黎之廟雜蔬薦荔享羅池刺史
之神祠成迺書其事貞諸樂石

文謝二公祠碑

吾鄉自陶瞻周彪捐軀晉室傅祁賀泰殉難唐家蓋代
有忠臣義士而世或罕知焉獨文謝二公民到於今稱
之豈非以其百折不回之節九死無貳之心視前賢尤
有難焉者哉今天下所在各有專祠顧未聞合祀者瑞
袁臨觀察胡硯農先生曰二公同時同志而又同鄉也
江西則合祀爲宜迺於章江羅墩之上創建新祠奉二
栗主而屬余爲記嗟乎余嘗於吉州見文山焉文公之
所游息也又嘗於信州見疊山焉謝公之所藏修也二
山之名殆與太室少室竝尊而太華少華齊峻也歟謹

攄辭以申仰止之意曰夫人所甚重者身命也而或以爲輕人情所最榮者爵祿也而或以爲辱天有興廢者數也而故欲挽之事有難易者勢也而若或忘之嗚呼此何如志節也哉當夫劫遇紅羊謠飛白雁天星方鬪海潮不來聞書無赴難之師草表多乞降之士河北二十四郡獨平原尙完山東七十餘城惟卽墨未下而二公者心圖存趙義不帝秦一則有鬲孤窮猶欲收斟灌之燼一則睢陽死守不能偕賀蘭之兵轉戰千里而甲鼓無遺被圍數重而樓堞皆盡是則大厦旣傾將支以一木夕陽已逝期返之三舍其於數之興廢事之難易

會何計焉及乎南朝氣盡中興道消軍化豔沙宮生禾
黍管夷吾則待罪檻車庾子山則竄身荒谷土室之煙
霾黯慘橋亭之風雨飄蕭而元帝方羅致英才訪求遺
老聽廷臣之牘薦遺使者以旌招使二公委曲從之亦
異於畱夢炎陳宜中輩多多矣而乃著指南之錄上卻
聘之書集杜甫之悲歌感曹娥之故碣睨秦庭而就死
恥周粟而不餐是則氣激傾軛志堅化碧勁草與貞松
共厲秋霜與白日偕清其于重輕榮辱之間審之蓋熟
所謂求仁得仁雖死不死者也惜哉二公未嘗同事於
朝中徒得相從於地下恨莫填夫精衛魂或化爲杜鵑

然而琴硯均傳世重其器丹青同畫人仰其神披寶祐
題名之錄爲有宋一代之光續豫章列士之編是吾鄉
後學之責

羅浮山葛鮑二君祠碑銘

龍漢遞推羽人間出阮倉所記劉向所編固已多矣若夫許氏祖孫九枝竝茁茅家兄弟三秀同聳則亦有之至于蘭香張碩或天上之私情文簫彩鸞亦人間之異遇然未聞西戎霸主跨鳳翼于崇臺南昌仙尉披羊裘于大澤也何也昏媾之誼雖洽而趣舍之道各殊也迺有婦翁冰清女壻玉潤此殮白石彼餌丹沙五羊畱迹遂爲贅壻之鄉雙燕淩空時下館甥之室若葛鮑二君者是又奇焉四百尺絹秘傳靈寶之文二十卷書盡論神仙之事遺藥槽于宅畔氣作雲霞葬刀劍于山中聲

如兵馬而且子晉有妹劉綱有妻拍肩紫府之班挹衷
丹邱之籍誰爲作合難可推究且夫大鵬運海不侶鷦
鷯之羣天驥追風不屑跛驢之伍也士苟知元知默爰
清爰靜莫不幽棲牝谷迴絕塵壤棄軒蓋如敝屣視青
紫如腐芥雖唐虞之際而有齧缺善卷矣況乎晉邁陽
九神州陸沈毒卉冬敷英蕖夏落叔夜養生乃至東市
景純善筮亦死南岡而葛以高牙大纛進上國之將軍
鮑以銅虎竹符領名都之太守猶能含元抱一遠游輕
舉違品物以長盼妙羣生而爲言可不謂之難得者乎
夫俗流之不肖學仙者非溺于妻子則驚于榮利也假

令仙家眷屬聚千里之層城霸國元勳汎五湖之春水
若葛鮑二君者人生奇福也其必有聞風而興起者乎
維此羅浮蓋不死之舊鄉羣仙所高會宜其觀瞻三局
闕象元都冀緱嶺之鶴駕想麻姑之麟脯銘曰

浮來傳羅葛來依鮑賓主之合天地之巧靈境未閱眞
朋云杳吾欲入山從誰問道

傷逝銘

正月向晦東風小喧檐瓦雪飄庭樹煙溼于時匣弦凍
折隣笛悲聞惡耗頻驚知交繼逝嗚呼哀哉追曩昔之
宴游尋平生于嚮像十年之內四海幾人一別如雨重
歡無日何風流之頓盡嗟造化之若茲思夫白駒過隙
黃雞催晨世何弗新古誰無死乃若樗以不材而壽桂
因可食而伐顏回年短于盜跖孔子慟潸于伯牛吾欲
問天誰爲辨命況知己之難得恆曠世而一逢莊子休
之寢說時無惠施管夷吾之舉哀交惟鮑叔郢人旣往
匠石廢斤鍾子云亾牙生罷操如吾友某某者管嘗一

日相思千里命駕朝泛剡谿之雪夜占潁水之星修蘭
亭之禊事非無管弦過梓澤之名園亦多吟詠今則山
河已邈人琴並亡將申雞酒之情時方羈縻欲引虎賁
而坐孰是典刑嗚呼玉樹長薶情何能已棟梁乍折哀
更可知遂援豪而寫心諒同氣之感目銘曰

庾信有言君子先危援今證古天道可知彩雲輕散明
月易虧地下修文必取顏卜天上作記亦聞昌谷以彼
當世不腐顯榮何獨死後見重神明神明能用而不能
生松茂柏悅芝焚蕙歎每誦遺文心神悽惋往時伐木
和我歌吟今茲掃徑無君足音

書徐聞齋桃花夫人廟碑後

金匱徐君撰桃花夫人廟碑以示曾子曾子伏而讀之
三歎而起曰惜乎夫子之說長者也而心未宣也夫其
無言下淚有子成行花未墜於樓前桃方新於宮裏右
丞所諷小杜斯譏余旣知之矣乃若春秋二百四十二
載女戎爲盛婦怨無終風會旣成倫常斯滅夫攘公之
輪兆叶驪姬歸吾艾豸歌興宋野豺狼產於尤物龍蛇
生以浚山君賜崔子之冠臣得夏姬之相嫠也何害人
之無良女爲粲而密公亾人盡夫而雍糾死衛姬歸晉
乃釋衛侯之囚越女沼吳還逐越臣而公若此者穢德

孔多厲階淳作誨淫之風已甚忍恥之義何居以息嬀
校之殆有間矣且夫桓公九合管仲之所以不死也闔
廬三師伍員之所以復讎也夫人忍須臾之死雪終身
之怨善哭雖無十日不言殆已三年邴夫人假手於宋
終歸邴俘莒國婦授意於齊遂奔莒子何必汎舟自矢
之詠不殊驅馬歸唁之心是故滅蔡以報息侯于九原
義亦有取爾嗟乎興亡之際其事難言春秋已後斯人
不少袁家美婦忽稱洛水之神齊主淑妃竟作代王之
嬖隋苑春蘭之秀移植于唐宮蜀中花蘂之才陳詩於
宋祖沈阿翹忍歌河滿杜秋孌空憶縷衣求如玉奴之

不負東昏豈易得哉夫人一節雖虧蓋千古之有心人
也何則志在報人者不以富貴移不以歡娛解也漢陽
廟食至今憐之遠自愧於湘靈曾少斑斑之竹近猶賢
於神女不爲萁萁之雲名疑在金母池邊地豈是秦人
洞裏僕言如此還質徐君

謝文節公祠碑銘

姚秋農尙書前于憫忠寺旁創建文節公祠陳
石土宮詹復集同鄉諸君增其式廓余乃碑而
銘之

商有遺耆漢有逸民東陵有賣瓜之侯下潁有穫稻之
令魯國兩生睢陽一老並辭束帛不上徵車要惟肥遯
之節非有匡復之志若疊山先生者其與文信國同心
乎當大厦之旣傾守孤城而不去固將用卽墨之士舉
平原之旗也柰何孤掌難鳴衆心皆散進不可以麾扇
退不可以臥牆大事去矣無異空坑之敗矣幸免俘執

乃變姓名披曹國之麻衣躡鍾阿之草屨聞杜鵑而下
拜煙雨空山望朔鴈以興悲冰霜遠塞君平棄世惟垂
卜肆之簾蓋公治生肯入相君之座而乃簡書迫促車
馬倉皇幼安謝辟不容其身王蠲辭封自斲其脰却聘
之書猶指南之錄也絕粒之日猶仰藥之時也豈不悲
哉北宋之亡惟有一水南宋之亡迺有二山維此花宮
相望柴市是爲全節之地宜建表忠之祠銘曰

紅羊劫裏白鴈聲中浙江無潮厓山有風嗟彼彈丸臣
力旣竭所欠一死何肯失節矯矯曹娥壁間有碑平生
志義豈不如伊荒草亂墳斜陽古寺千載人來擊碎如

意

賞雨茅屋外集

弄

吳母許太宜人墓誌銘

吳母許太宜人者吾友蘭雪之生母也陶家有士行而
知雪夜剉薦之賢周氏有伯仁乃傳冬至舉觴之母王
符著論曾無外家裴秀屬文見重賓客從來側室能成
令器蓋往往然矣太宜人性揚蘭芬德振玉穎明景內
映朗節外新年十七歸贈公施南府判鏡泉先生井曰
服勤締葛表儉事翁姑如老親撫豕嗣如已出嫡室賢
之稱曰女弟鄉黨敬之歎爲淑媛及贈公宰邑覃懷遭
時荒旱待賑者衆不繼爲憂太宜人盡捐衣飾以易錢
米故得免鳬芷之食息鴻澤之哀焉贈公旣歿吾友方

少斷機有警效績無愆嘗出贈公所御縹帳其頂盡墨
指而語之曰此汝父勤於夜讀之徵也又嘗自御竹簪
終身不易曰此吾故物何忍棄耶嗟乎吾友之有聞當
世能克厥家蓋本於此若太宜人者不可謂動與禮游
靜以義立者乎以某年月日終於東鄉之私第享年七
十有七越某年月日窆於某鄉某山之原燠遠在豫章
不獲就展喪次敢效任彥升之誌庶同皇甫湜之碑銘

曰

母以子貴天下才士非有此母不生此子子何以報瀧
岡表阡閭德斯諒後世傳焉

誥封奉直大夫例晉朝議大夫國子監生黃君墓誌銘

管蔡中郎碑文惟郭陳二篇最著郭乃委辭召貢陳亦不踐常伯自非秉德貞曜樂道好古死者有不朽之實作者無可愧之詞雖達官刊石名筆諛墓惡能扇遺風播芳烈而傳之無窮者哉先生諱凱鈞字退菴浙江嘉善人也楊季清族世業農桑方朔妙齡獨攻文史釋瑯琊而驚父執序江閣而服羣公失怙後堂構是營帖括遂廢然帶經而鋤負筆而耨婆娑道藝之域樂于千石之官休息篇籍之林不假百城之貴且其言曰學者豈

徒學爲文乎蓋學爲人也于是子玉有銘書之座右元
齡有誠寫在屏風久而輯成庸言錄一編海內傳誦謂
先生之庸行實在此焉其廬親墓也痛切于聞雷感淚
于降露其撫兄孤也效分封之意廣推宅之心其睦比
隣也似陳羣之拔藩若馮諼之焚券其濟鄉里也劉善
明以田續命梁伯夏以穀瞻貧先生又嘗曰吾無功業
于世其惟學醫乎于是青囊素問金匱玉版蘭室秘藏
龍宮禁方靡不窮究其微洞徹其要施桂陽之橘葉種
廬嶽之杏林藥竈常列于庭中丹經每懸于肘後又著
醫話上中下三集以教人焉若其自抒性靈尤好歌詠

不求纖密之巧惟取昭晰之能陶淵明之寄興多在田園謝康樂之切情最耽山水時而遠舉近渚夕月朝花任物孤游遺情直上抑或賓客造門子弟行酒仿蘭亭之高會作梓澤之勝游輒復儷采百篇爭奇一句有友漁齋詩集十卷吳江郭頻伽序而行之子四人安濤若濟慶澄志淳竝教以義方傳其舊德長君由翰林出爲江西廣信府知府請迎養于官舍既有期矣會遘疾不果以嘉慶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卒距生于乾隆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九先是先生廬墓時誓欲附葬其側傳修期之永宅豫敕後人司空圖之生墳

嘗引坐客遂以道光元年某月某日安葬焉先生至性過人仁心及物澹然無欲藹然可親鄉里稱爲善人士林歎爲學者述錄高行庶幾文以人傳乎銘曰
於休先生學不干祿鳴鶴九皋白駒空谷庸言庸行自淑其身匪惟淑身有濟于人人之獲濟傷逝隕涕刊石銘幽用諗來世

例贈文林郎太學生依巖吳君墓表

在晉唐代藝文存孝友之傳益都人物著耆舊之篇董陽篤行當世爲之表閭崔鄆家法後人因而立社君諱紹祖字衣言滁州全椒人也讓王采荆蠻之藥遂逃天下之稱季札就延陵之封實附子臧之義自爾胙土命氏崇德象賢殺青簡以寫書名父歎其家世麾白羽而渡水孝子斯爲神仙數典不忘於今爲烈矣祖應正贈奉直大夫父璵贈承德郎君以王符之學而無外家周顗之才而奉少母童年就傳入澤編蒲天性過人登筵懷橘八歲丁外艱毀瘠幾死弁人之孺子泣宣聖以爲

哀中路有嬰兒聲曾參感其哭加於人者一等從其至者三年旣而裴秀屬文能事嫡母陳思賦句不怨長兄雖復蒲麻貯衣豆其然金而扇枕溫席卒蒙正室之憐讓棗推梨彌篤同枝之愛耕作如汝敦裁畱園地數十畝分財若曇首但取圖書數千卷君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嗚呼古之明德何以加焉若夫戒姪之書類鶩類狗贈妹之作如蘭如芝隣里有喪則麥舟可助友朋告乏則米園可指孔車爲天下長者仁傑是斗南一人以茲追配庶無慙德君鼓吹五經笙簧六籍少時鸚鵡之對客已呼爲小友壯日麒麟之筆世共推以雄師而

乃丹篆鬱胷青錢遺選蓋老萊之樂惟求舞彩溫嶠之
志未肯絕裾北譙古城厥有石室託煙霞於三隱論服
食於八公弔古則清流之關題詩則偃月之洞摩詰之
工作畫白圖輞川孫登之善鼓琴常動林壑故得以采
蘭馨膳樹草忘憂純孝不衰終身而慕年四十九忽丁
荼毒之痛遂至柴毀之疾羅遜以茲而滅性杜棲寢至
於傷生病偏廢淹牀蓐者二十年年六十九卒嗚呼哀
哉君三子長鼎乾隆壬子科舉人次寅次櫟皆庠生櫟
出嗣其從叔諱銓府君君一經傳德三絕竝名馮道之
稱實儀義方有教僧孺之見仲郢風矩斯存豈徒誇賈

卷之四
三
氏之虎薛家之鳳而已千鍾未逮空廢蓼莪萬古長嗟
遂歸蒿里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於某山之原余與
其子交故得詳其行事表之如此

弔宋玉文

澧州刺史請修宋玉墓乃爲弔之

何南土之蕭瑟兮氣無時而不秋山林杳以冥冥兮鬱
終古之離憂采芳馨于澧浦兮徒榛莽之一邱與汨羅
遙相望兮魂上下而就招眇高唐之雲氣兮神懔懔其
難求嗚呼夫子兮學于靈均鸞皇鍛羽兮孤鶴叫羣桂
直而伐兮膏明而焚玉固可折兮蘭曷爲熏簪仲尼之
殂落兮微言絕而有述七十子之繼亾兮斯大義之乖
失夫子之于靈均兮如倡餘之應節自歌停于郢中兮
世詎聞夫白雪嗟重昏兮楚襄曾不鑒兮前王見六雙

之大鳥兮棄寶弓而不張若野麋之在澤兮蒙虎皮而
欲狂彼齊侯之復讎兮隔九世而義明何闔廬之交越
兮殺爾父而可忘日康娛以淫游兮但娛娛其笑語侈
大王之雄風兮慕神女之靈雨聞謨言而寘璵兮諛不
工而亦拒匿重痼以避醫兮雖俞緩其何處惟夫子察
其故兮歎昌言之風微批逆鱗其誠難兮犯菹醢而笑
裨羗主文而譎諫兮詞多風以善入驅詭怪而夸美麗
兮夫誠有所不卹因大言以蒙賞兮非夫子之懷也或
勸百而諷一兮亦夫子之所哀也古旣重此修辭兮何
所遭之多忌相靈均已肇端兮宜夫子之隕涕亂曰有

神物兮鯢魚朝發於崑墟兮暮宿于孟諸吾知尺澤之
鯢兮固未足量於江湖

帝諮四岳公實其人卽拜承宣布政使公急裝就道鋒
車行部王霸斷髮以請戰韓滉負米以濟師鵲鵝之色
一新鯨鯢之膽先喪不淹晷日渠魁悉降襄事之功公
爲稱首每當虎符星接獸艦波填牘與山平事如葉委
公犀心內照珠鈴獨決倉猝而無遽容談笑而無廢事
指揮調遣皆得其人挹彼注茲各稱其食猶復翹材馬
首割炙牛心時聞洛生之吟不減庾樓之興何其整也
何其暇也向者都轉揚州嘗以所著駢體文梓爲外集
山尊學士讀而序之歲月旣多饌述滋富復命荆氏刊
合於編以公博識黃熊知辨豹鼠汜覽山海之經遠矚

斗牛之氣則有淮安郡鐵鑊記以公士延辨馬好取真
龍愛雖汜於蓬麻賞必嚴於蘭鮑則有答劉刺史書操
東陽之月旦主大予之正聲獨挾雕龍之心時感化鵬
之士則有朋舊遺詩駢體正宗諸序寫英秀於閩闔證
耆宿於聲聞發揮蘋藻之節評量驂騑之步則有鐵夫
人吟餘習射圖吳穀人祭酒駢體文彭甘亭小謨觴館
集諸序至於露冕衡湘按節雲夢青楓白芷欲奴僕騷
人煙竹石泉可迅飛仙侶則有弔宋玉文招鶴亭記之
作若夫藩翰之寄明禪攸屬分鎮山於朱明虔申吉藻
感遺墟之青蠅特新輪奐此邦伯之大政爲神人所憑

依遂有粵岳祠碑虞仲翔祠碑之製饒歌朱鷺爲炎漢
之樂章橫海樓船皆楊僕之盛事天吳旣靖海水不飛
征南之車騎雲還下里之謳歛雷動非有鉅製莫壯軍
容此又百宮保平海還

朝圖序所由作也咎有唐權文公位兼將相文藻冠時
宋錢僖公歷官方鎮英彥盈閣公之所志殆復過之況
乎作楫行剡養棟方隆紫庭之鳳將鳴於卷阿卿雲之
歌可貢於媯室黷竄彭蠡仲黼之字塗改清廟生民之
詩四海具瞻行有日矣然後知窮而益工者嗇於遇也
方之夔龍則褊言貴有體者鳴其大也施於唐虞爲盛

愚有一得請附斯言

嘉慶壬申五月旣望館後學東吳吳慈鶴謹謨

跋

吾邑乾嘉時聞望表著者首推 曾賓谷中丞幼讀其
駢儷文及詩心愛好之常慨慕其爲人所著詩文集咸
同以來摹印甚少求者往往不復多見引以爲憾今歲
秋聞書肆有此集殘版亟謀諸劉末林太史及僑省同
鄉諸君鳩貲贖回然殘闕蟻損者約四之一乃發家儲
印本闕者刊之蝕者補之鼎正刊宋人別集手民良便
逾兩月此版復完惟寫刊之工遠不及乾嘉時雖一藝
之微亦足覘世運之升降焉此集嘉慶中曾氏原有兩
刊本一九行者初編八卷繼續爲十五卷此本改爲十

行二十二卷乃後重編本也與原編刪存繁簡互異第
外集駢文則與原編尚無所增損曾氏雖爲南城人僑
寓南昌賞雨茅屋在城南三眼井雖已易主而故宅尙
存厯厯可指時僅百年而此集之版幾成廣陵散絕而
復續此則同鄉諸君釀貲之力也中丞生際乾嘉之時
入翰林官部郎出爲兩淮鹽使再任封疆其學術事功
昭著後人耳目詩文亦傳世已久早有定評固無待後
學爲之一一撫陳也惟當日任鹽政時投轄題襟賓從
極一時之選海內人士交推爲藝林壇坫與盧雅雨後
先輝映邗上流風餘韻尙令人景慕不置中丞之風至

今猶未泯也。補刊既竣，喜而書其緣始於後後之君子。再歷百十年，賡續而刊布之，庶斯集垂諸不朽矣。辛酉臘月，鄉後學李之鼎謹識。